

編譯論叢  
第六卷 第二期 (2013年9月), 245-252

## 引領世界文學漸行漸近： 《漸近線》國際文學翻譯雜誌

李耀龍、吳澤君

收件：2013年6月23日

---

李耀龍，《漸近線》創刊總編輯，E-mail: [editors@asymptotejournal.com](mailto:editors@asymptotejournal.com)。  
吳澤君，《漸近線》香港編輯，E-mail: [charlie@asymptotejournal.com](mailto:charlie@asymptotejournal.com)。

早於一八二七年，歌德 (J. W. von Goethe) 便提出了「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的概念。根據愛克曼 (J. P. Eckermann) 所寫的《歌德談話錄》，歌德讀到一本中國傳奇，對書裡流露博文約禮的思想，人與自然的和諧，以至靜逸儒雅的氛圍都深表折服。歌德從中國傳奇中對道德的看重聯想到法國詩人貝朗瑞 (P. J. de Beranger) 風格迥異、不道德卻又引人入勝的詩歌，他相信不同文化的詩均是「人類的共同財產」，並對愛克曼說：「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麼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朱光潛譯，1982，頁113) 不過歌德的主張在他的時代並沒有實現，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世界文學」仍處在比較混沌的狀態，東方文學依然遙遠，遑論南亞、非洲、南美文學。時至今日，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各國文化交流日漸頻繁，文學亦要迎接當代語境產生的種種挑戰，作家的文化背景多元複雜，文學作品的面向不再囿於本國。「世界文學」的發展大概遠遠超過了歌德所能構想。

「世界文學」是個適應力極強的概念，它的內涵日益豐盛。全球出版界與眾讀者的眼光已漸漸從一直主導的英美、歐洲文學投向以往被忽略的國家或地區文學。國際文學翻譯雜誌《漸近線》(*Asymptote*) 的創立旨在把各種語言的優秀文學以英語譯介給讀者，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促進文學作品的世界性傳播。《漸近線》為非營利免費線上刊物，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創刊，往期收錄作品來自八十二個國家，五十五種語言。雜誌名字原為數學概念，取其越來越靠近但距離接近零時趨於無限大，不會完全匯合的意思。我們想像原作和譯作的關係有如漸近線，譯作趨近原作但並非原作的複製，而是語言的再創造；文本各自有獨立的存在意義，翻譯則是語言相遇的契機。因此《漸近線》在以英語刊出文學譯作外，亦尊重文本原來語言，網頁頁面以連結同時呈現原作與譯作文本。我們以為讀者蒐集傑出世界文學為己任，並積極探討文學翻譯的理論及

藝術，乃至翻譯實踐中形形色色的問題。

善用電子網絡無遠弗屆的優勢是二十一世紀文學雜誌發展勢之所趨，對世界文學的意義尤為重大。我們身處科技時代，各國文學百川匯海變得更有可能，文學翻譯工作亦因需求上升和各式語言參考工具的普及益發蓬勃，新興社交媒體亦令文學消息的傳播更廣泛、更迅速。《漸近線》利用互聯網日新月異、越來越成熟的溝通工具和組織系統，聯繫遍佈各洲的編輯團隊成員，為讀者帶來不同地方的當代文學，勘探文江學海中的瑰寶，甚至未為人留意的滄海遺珠。《漸近線》所出版的作品並不限於文字類型，除了小說、詩歌、非小說、戲劇、訪談外，也收錄視覺藝術作品，以繪畫、視像等形式探討文學與藝術的關係。每期出版均有客席藝術家為我們提供精美封面及插畫，部分文字作品亦有錄音朗讀。詩人弗瑞斯特·甘德 (Forrest Gander) 形容《漸近線》：「蘊藏二十一世紀文學雜誌的DNA」，所指的正是《漸近線》充份展現作為文學數碼媒體跨越文化與藝術類型的特色。另一方面，《漸近線》仍重視現實世界中的互動交流，因此積極推動雜誌與地區書店和紙本文學雜誌的合作，計有與美國芝加哥Seminary Co-op及三藩市Green Apple書店合辦讀書會，與中國大陸《天南文學雙月刊》和臺灣重要華文文學媒體《聯合文學》雜誌合作譯介華文著作，以及現正進行與香港著名文學雜誌《字花》籌劃長期伙伴合作。此外，《漸近線》舉辦不同文學活動，例如於本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一日在世界各地舉行全球起動慶祝創刊兩週年，八個城市包括紐約、芝加哥、北京、臺北、新加坡、伊斯蘭堡、柏林及巴塞隆拿。《漸近線》參與了第二十一屆臺北國際書展，主持《翻譯臺灣》研討會，與會主講人包括臺灣美籍文學教授柏艾格 (Steve Bradbury)、加拿大籍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教授石岱崙 (Darryl Sterk)，以及《漸近線》主編李耀龍。其他城市的活動內容亦非常豐富，有葛浩文教授 (Howard Goldblatt) 主講的譯莫言講座、開放予公眾的作家譯者座談會、文學作品展演朗讀等。

《漸近線》發表過多位世界重要作家的著作，包括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 (Imre Kertész)、卻斯瓦夫·米洛茲 (Czesław Miłosz) 及若澤·薩拉馬戈 (José Saramago) 的作品。曾為我們供稿的還有英國詩人露芙·帕黛 (Ruth Padel)、作家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 (Adonis)、以色列小說家尤拉里·卡紐克 (Yoram Kaniuk)、匈牙利小說家拉茲羅·克拉斯納霍凱 (László Krasznahorkai)、韓國詩人高銀等。除此以外，我們率先發佈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1Q84》英譯版先行摘錄、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 (Robert Walser) 《Berlin Stories》英譯短篇等。《1Q84》摘錄出刊時還附有其譯者傑·魯賓 (Jay Rubin) 分享譯著村上春樹小說心得的獨家短文。《漸近線》的名家譯作則包括最新曼氏布克國際文學獎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得主莉迪亞·戴維斯 (Lydia Davis) 翻譯荷蘭小說家 A. L. Snijders 的動物小小說，權威翻譯學者勞倫斯·文努狄 (Lawrence Venuti) 翻譯西班牙作家 Pere Calders 的加泰隆尼亞語短篇。《漸近線》往期專訪對象包括金曲獎最佳作詞人李焯雄、美國作家愛德蒙·懷特 (Edmund White)、美國華裔作家李翊雲、英國翻譯家蘇珊·巴斯內特 (Susan Bassnett)、臺裔新加坡反對黨議員陳碩茂等。我們亦致力發掘文學界的新聲音，譯介新銳潛力作家，包括瑞典劇作家尤納斯·哈桑·霍米利 (Jonas Hassen Khemiri) (2011 奧比獎) 及日本小說家圓城塔 (2012 芥川龍之介賞)。

《漸近線》的翻譯工作並不止步於英譯，還會兼顧其他語言的翻譯，例如將瑪麗·蓋茨基爾 (Mary Gaitskill) 的散文譯成日文版本，另獨家翻譯安曼·胡笙 (Amer Hussein) 的烏都語短篇成西班牙語，又以中文翻譯摩洛哥新晉作家阿柏德拉·塔伊亞 (Abdellah Taïa) 的自白書〈向母親解釋同性戀〉等等。

《漸近線》重視推廣華文文學，以及在華語地區介紹外國文學。我們榮幸邀得當今舉足輕重的華文文學學者葛浩文教授及林麗君教授成為《漸近線》的特約編輯。德國漢學家顧彬 (Wolfgang Kubin) 也是我們

的供稿者之一。《漸近線》翻譯過的華文作品來自兩岸三地，以至東南亞。中國作家包括沈從文、劉震雲、廖亦武、阿來、歐陽江河、西川、張悅然等。二零一三年四月號刊出第一篇香港作品：羅貴祥教授的〈北行101公路上的我和他和Chris〉，由柏艾格教授翻譯。香港作詞人李焯雄亦新近加入成為特約編輯，來期會為華語讀者翻譯更多外國著作。新加坡華文作家則有詩人學者陳志銳教授與國家文化獎得主劇作家韓勞達。我們通過與《聯合文學》雜誌合作，取得雜誌二零一二年五月號專輯推介〈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的翻譯授權。專輯包括二十篇精彩短評，介紹二十位分別來自中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年齡均為四十歲以下最受注目和期待的華語小說作家。此項目獲得多位翻譯者義助，使《漸近線》能順利以英語在二零一二年七月號與十月號全數出版二十篇評論文章。為國際讀者引介華語文學新生代的代表小說家，讓世界認識華文文學最新發展。

臺灣文學是華語地區文學重要的一員，《漸近線》收錄的臺灣作品數量正好反映這一點。我們翻譯過的臺灣詩人作家不少，包括楊牧、夏宇、鯨向海、葉覓覓、黃春明、林耀德等，二零一二年四月號亦曾以中英文出版《現在詩第九期》訪問。二零一二年一月號出版的臺灣小說精選，籌備時間超過五個月，旨在讓國際讀者窺見臺灣當代小說百花齊放的多元面貌。精選作品背景、題材及風格各異，整個專題收錄了朱天文的〈巫言〉、舞鶴的〈拾骨〉、李昂的《迷園》摘錄、紀大偉的〈一個陌生人的身分證明〉、奧威尼·卡露斯的《野百合之歌》摘錄、伊格言的〈墜落〉，以及張文環的〈『芸姐の家』より〉。該期邀得臺灣著名藝術家侯俊明創作封面與插畫，與臺灣文學專題相得益彰。

踏入第三年，繼往開來，《漸近線》銳意帶來更多創新意念，讓文學擁抱生活，與大眾走得更近。例如最近的尤納斯·哈桑·霍米利致瑞典司法部長阿斯科 (Beatrice Ask) 的公開信翻譯計劃，我們對外公開招募志願譯者參與翻譯，令這篇瑞典史上連結分享最多次的文章能譯成十多

種語言。隨著新成員陸續加入，包括分別來自英國、阿根廷、馬其頓、中亞、臺灣、香港、匈牙利、印度、尼泊爾、肯尼亞、巴黎、馬來西亞、澳洲、伊朗、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的地區編輯，我們希望日後能更全面、更深入的譯介這些地區的文學。與此同時，作品出版方面亦計劃逐漸做到至少一半的著作能翻譯成英語以外的語言。《漸近線》的網站正進行更新，加入互動世界地圖，以期更完善、方便地呈現《漸近線》的文學翻譯版圖。我們未來舉辦的文學活動形式亦會趨向多樣，同時開闢更多接觸國際讀者的渠道。為了更有效地推廣世界文學的出版事業，我們計劃提供一個能連繫作家、譯者及出版社的文學外譯平台。這個平台會展示一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漸近線》推薦作家的資料與著作翻譯樣章，並透過各種宣傳途徑介紹給各大國際出版社及外國讀者，協助地區作家進入世界出版市場。我們期望走在世界文學雜誌發展的前沿，從而使世界文學翻譯的理念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同，隨著我們編輯隊伍日益緊密的國際聯繫而遍地開花。

聖經《創世紀》記載，人類建造巴別通天塔野心觸怒了上帝，因而招來變亂口音、言語不通，子嗣世世代代分散各地不能彼此了解的懲罰。巴別的故事代表的是人類的困境還是機遇？從語言本質來說，意義的表達固然是不完美的，翻譯只能是某種理解和詮釋。縱然如此，翻譯理論家已經意識到譯作並非原作的附庸；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認為譯作是原作生命的「來世」，譯作的價值亦體現在對語言總體的貢獻，他寫道：「譯作的偉大主題是將形形色色的口音熔於一種真正的語言。在這種語言裡，個別句子、文學作品，或批評的判斷彼此無法溝通，因為它們都依賴於譯作；然而在譯作裡，不同的語言本身卻在各自的意指方式中相互補充、相互妥協，而最終臻於和諧。」（張旭東譯，頁200、205）翻譯的努力體現了人類打破語言桎梏、挑戰溝通困境的精神。齊美爾 (Georg Simmel) 在其文章〈橋與門〉中寫道：「最先在兩地間鋪設道路者實現了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橋的建造正正體現這種成就

的頂峰。人類連繫彼此的意志不僅面臨空間分隔的被動障礙，也必須面對特殊地貌而產生的主動阻力。構築克服阻礙的橋樑象徵了我們意志勢力跨越空間的擴展。」（1957, p. 2）他所指的雖然是現實生活中的開路築橋，但文學以文字為載體，書寫使思想得以存在，承載各地文化結晶，文學地理不僅僅是個隱喻，其實在性可知可感，破除文學空間隔閡的意義同樣深刻。《漸近線》遊走於語言生命領域，透過文學開拓自我中心文化外的想像，啟迪突破固有認知境界的新思維，在智慧交流中求同存異，探求巴別之後各地人們仍能因著文學的人文關懷而漸漸靠近的可能。開通世界文學譯道阡陌，搭建不同文化溝通之橋，路曼曼其脩遠，我們願與各國讀者及翻譯同好共同求索。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朱光潛（譯）（1982）。歌德談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旭東（譯）（2000）。譯者的任務。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德文文獻

Simmel, G. (1957). *Brücke und Tür: Essays de Philosophen zur Geschichte, Religion, Kuns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Koehler.